湖边的思想者

“年终评价已经发给你了。上面的内容你不需要同意，只需要表明你收到了，然后签个字就行。”

这是部门经理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的眼睛只是看着递给我的单子，像是把纸塞进了一台冷冰冰的碎纸机。

按照程序，我去十四楼把公司的电脑还掉，然后去十二楼上交门卡和员工证。

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”我出门的时候保安盯着我看，像是盯着一个乞丐。

“我有什么？需要什么？”我一脸疑惑。

“我是说你没问题吧？有什么重要的需要我帮助吗？”保安接着问。

“没有。谢谢。”我想要微笑着回答，但是笑不出来。

天阴惨惨的。

最近一班公交车还有十分钟到，我决定等车。我等不下去。我决定去边上买一杯咖啡提个神。我不想排队。我决定在咖啡厅干坐一会儿。我坐不住。我决定还是走回家吧。我走不动。我决定还是跑回家吧。

跑起来就好了，跑起来就好了。

西雅图不适合静看，也无法静看。盖了一半的楼，裸露的钢筋结构里一个工人带着防护面罩，看着焊枪喷射到钢筋上的火花。一辆货车在窄路上被警察拦下，后面的车堵成一团，竞相鸣笛。路边沙土堆挡住了一个巨大的方方正正的坑，这是为新楼打的地基。头发乱糟糟的乞丐朝匆忙走过的路人骂骂咧咧，一瘸一拐地走回屋檐下。

不过跑起来看就是另一番风景了：狭窄门面的小餐馆，绿色的食品车，夹着伞排队的人们，用橙色亚麻布围住的工地，来不及细看就一个一个地流过。只有一个建筑是不动的，那就是远远矗立着的宇宙针塔。

北湖是个小小的城中湖，比北京的积水潭大不了多少。我看见湖边熟悉但忽然有些陌生的雕塑：塞满了树枝的红色小房子，被切成三段但是一个角还连着的正方体，还有一个插满了电线的汽车残骸。

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思想者雕塑，背朝着湖边，与周围的现代雕塑格格不入。

我在思想者面对着的空地上坐了下来，看着他。周围的人走的很快，湖上的私人汽艇迅速地停泊在码头，公交车停下来又开走，思想者面对着我一言不发。

“你不知道我想什么呢。”

思想者不回答。

“我也不知道你想什么呢。”

思想者依旧沉默。

“或许你也不知道你想什么呢。但我知道我在想什么。”

“我来告诉你我在思考什么。”

“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今天被开除了。”

“我看过年终评估，里面说我的解决方案太简单太传统。”

“但解决方案是团队决定的，也是经理本人许可的。”

“里面说我的操作存在一个致命问题。可这个问题我在两个月之前就修复了，我在会上也提到过。”

“里面还说我没有和客户积极沟通，不满足公司的基本要求。但我一直和产品的使用者保持联系，我也是这么辩解的。经理说他不知道，说我也没有证据能支持我的辩解。”

“我觉得事情很蹊跷。”

“之前没有任何暗示，我还和同事们在计划明年的任务。经理看起来一直对我的工作很满意，我对项目的汇报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。”

“直到今天早上，我还在一字一句地核实项目终期汇报，这个版本也是和同事们商议过的。”

“这也是为什么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一阵眩晕，站都站不起来。”

“我只是觉得震惊。我在项目一开始就一直在避免这个结果，我跟经理说过，我希望得到反馈，然后及时改正，以免出现危险。”

“然而给我的是这个结果，敷衍的反馈，毫无意义的改正，预谋的偷袭。”

“我不需要什么安静的地方痛哭，我也不需要沙袋来撒气。没什么用。”

“我只是觉得蹊跷。”

“业务上我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在鸡蛋里挑骨头？积极请教和定期汇报最后的评价是‘不善于交流和沟通’？不给任何暗示突然把我解雇，而且不给我任何辩解和改正的机会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天变的比较暗，可是还不到中午。湖水变浑了，远处的针塔也看不见顶端。思想者雕塑也变得很暗，看不见他的脸。

“其实原因很真实，也很残酷。经理原本就想要解雇我。而且，我的岗位本来就可有可无的，解雇我并不麻烦。我很渺小，然后被大人物有意无意地踩死了。”

“我不宽容任何人。但我的心思不在这儿。”

“我的心思在这儿：虽然死了，但我如何才能生存下来。”

思想者不语，只是默默听着。

“**首先是要察觉到别人对你的厌恶。**这很难。没有人愿意撕破脸，**要学会识破假意敷衍和真切的鼓励。**”

“有人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察觉他的意图，有人可以观察细微的动作分辨对方是否在说谎。识别真诚和欺骗不是我的专长，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可以掌握。”

“敷衍和真实的反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那就是细节。真话是有细节的，也许是你说的一句话，也许是你做的一个小修改。可能琐碎，但有条理，可以最为评价你个人的直接证据。”

“但如果要敷衍你，他会绕过细节直接跳到结论。他会直接告诉你：‘你做的很好。’‘我一直相信你，没问题的。’‘进展很顺利啊。’诸如此类。就算敷衍里面有细节，那一定会是重复杂乱不分主次的。你偶然说的话被多次引用，但这话其实并不重要，可能还有负面效果。你的一个想法很有创意，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这个创意也没有被最终采纳。这些所谓‘细节’都是拙劣的欺骗手段，是为了敷衍临时造出来的，看似真实但一捅即破。”

思想者一言不发。

“**其次是要融入各种圈子，群而不党。**”

“融入不难，主要看你想不想。午饭的时候多聊一聊，下班的时候四处转一转。人性喜合不喜离。地缘、共同爱好、宗教、体育，随便一个理由就能说上话，话说多了就可以融进去。”

“试着多融入几个圈子，但不能把自己局限住。稳固一个，开拓另一个。如果圈子之间有矛盾，试图远离矛盾的中心。如果真的被卷进去了，仔细分析，谨慎站队。当你能融入周围所有的圈子，当你的帮助所有人都能记起，当你说的话一定有所相应，恭喜你，这时候你可以带自己的团队了。”

“所谓‘操作存在致命问题’这个评价出自同事之手，倒不是因为你怎么得罪了他，只是因为你不在他的圈子里。跟你不是一类人，凭什么为你说好话？歌德在情诗里写‘我爱你，这与你何干？’可更真实的是：**我灭你，这与你何干？**

思想者变得暗了一些，是天更阴了。

“**最后，试图为领导提供信息，成为他的心腹。**”

“这一点是一个渺小的人存在的唯一价值，也是获取信任的唯一方式。你怕上级敷衍，上级更怕你敷衍。上下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一道天然的信息屏障，下级之间结交容易，但上级想要了解下面的情况就很难。明朝之锦衣卫与东厂，清朝之军机处，都是想打通一个信息钻井。这时候就需要你提供一个信息的上传渠道。也就是说，间接暗示工程的真实进度，员工的真实想法。”

“**提供信息一定要放在最后一步做。如果上级不信任你，你提供信息只会增加他对你的厌恶。如果你不属于任何圈子，你提供信息的做法会被同事察觉，并联合把你灭掉。**”

雨终于下了起来。北湖的湖面变成了一片水花，轿车的速度纷纷放慢了，滴着雨水缓缓前移。少数行人撑着黑伞，大多数行人只是带上兜帽低头匆匆走过。我注意到，一尊国际象棋雕塑中倒下的卒子是黑色的，但却放在站着的白色棋子旁边。

“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有三个：”

“**第一个，浪费时间去想为什么别人厌恶自己。**因为厌恶不可能避免，也许是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，也许是你长得像上一个欺负过他的老板，也许是你的穿着仪表不符合他的审美观，也许他只是觉得你年纪轻轻不应该就这样达到他中年才达到的位置。这些你避免不了。他的偏见是他的过错，你没有责任把他从混蛋变成好人。”

“你可以做的，是通过你的善意和帮助让他宽容你，让他忘掉曾经对你的厌恶。直到他亲口告诉你‘我当初其实挺讨厌你的，因为……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才算成功了。”

“**第二个，为了混圈子而混圈子。**爱好脾性聊得来只是混圈子的第一步，如果一直停留在泛泛之交上，当你有难的时候，别人照样会落井下石。混入圈子以后，要把自己的利益和圈子的利益紧紧地连起来，融入他们的项目中，也让他们融到自己的项目里。自私是人的天性。你掉到井里的那一瞬间，只有和你绑在一起的人会伸出援手。”

“**第三个，以为自己的价值在业务能力上。**这是天下最大的谎言，也是最恶毒的童话。对上级而言，天天加班的你和昨天应聘的大学毕业生没什么区别。对同事而言呢，努力工作的你是一种威胁，也是他压力的来源。你如果天天拼命，上级和同事不会因此重视你。”

雨下的更大了。淅沥淅沥地打在我的头上，思想者的头上。

“我听得见你说什么。”我在雨中艰难地抬起头，想思想者喊道。“你说太黑暗太偏激了。”

我站了起来，指着雕塑问：

“你变暗了是因为天还是因为你自己？”

思想者还是低着头。

“你变得圆滑，到底是因为雨水的冲击，还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？”

思想者依旧一言不发。

我坐了下来，依旧在思想者面前。

“如果你听完我接下来说的话，或许会感觉好一些。”

一阵沉默，雨丝毫未减。

“我刚刚说的这一大套，是生存技能，但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所有的问题源泉只有一个：我很渺小，我无足轻重。开除还是不开除，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“所以要建立自己的队伍，树立声望，结交更多的人，想榕树一样生长，伸展，让人不能轻易撅断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要做到这个领域，这个项目，你可以自信地说：‘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谁？’”

“但生长的过程很慢，需要时间，这就必须用刚才的生存技能，先求生存，暗中积蓄力量。”

“或许以后我不会因为厌恶一个人就藐视他如蝼蚁。”

“或许以后我不会根据圈子来判断人的品格。”

“或许以后我会让业务和实力占得比重大一些，不去搞一些敷衍出来的理由欺骗别人。”

“或许……或许我会回归真诚，回归木讷。”

“但是这太远了，就像……就像远方的落雨山，只能远远的看见，但不知何时能够到达。”

我低下头，放低了声音。

“现在只能低头一步一步的走，是不是抬头看一看远山。只能如此了。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我抬起了头，哪里有什么思想者雕塑？

有的只是湖面上自己的影子和湖上的一道彩虹。

屈 直

2014年12月21日

于以色列特拉维夫